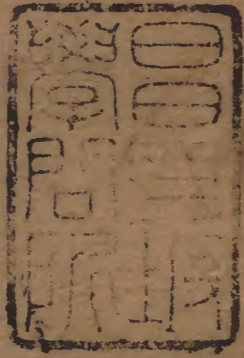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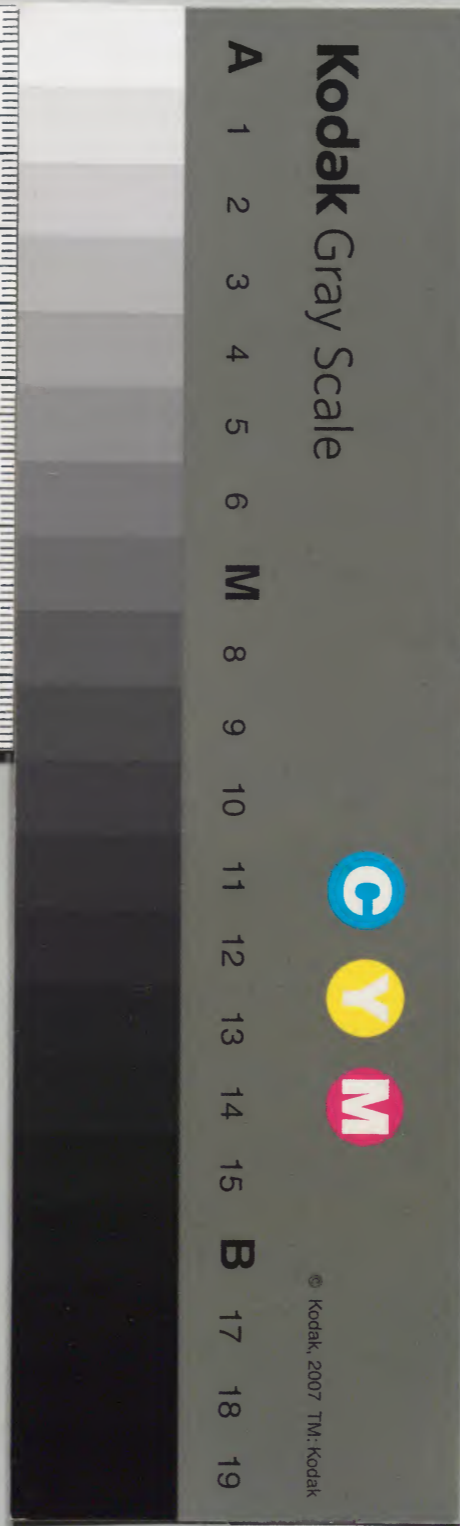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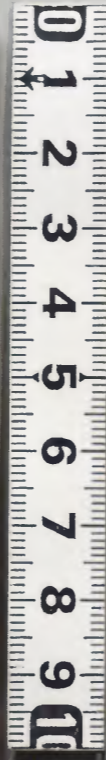
東林書院志 七八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類	號	函	架	冊	

庫文閣內		
元	九	漢
函	一	書
九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6
冊數		8 (3)
函號	292	40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

列傳一

儒者之患莫大乎遺事而談理故無論在邦在家必有行事足徵而後人品可據東林諸賢名在天壤四海之內百世之下莫不嚮往而不知其立身行已出處操履之詳後之聞風而起者安所做焉志列傳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

淺草文庫

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之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

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始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

東坡書院志 卷之七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河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斃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

東坡書院志 卷之七 三
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
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禦之吳敏乞用時
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
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
屬新進少正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
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
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
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

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
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
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
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
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
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
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
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
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
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竝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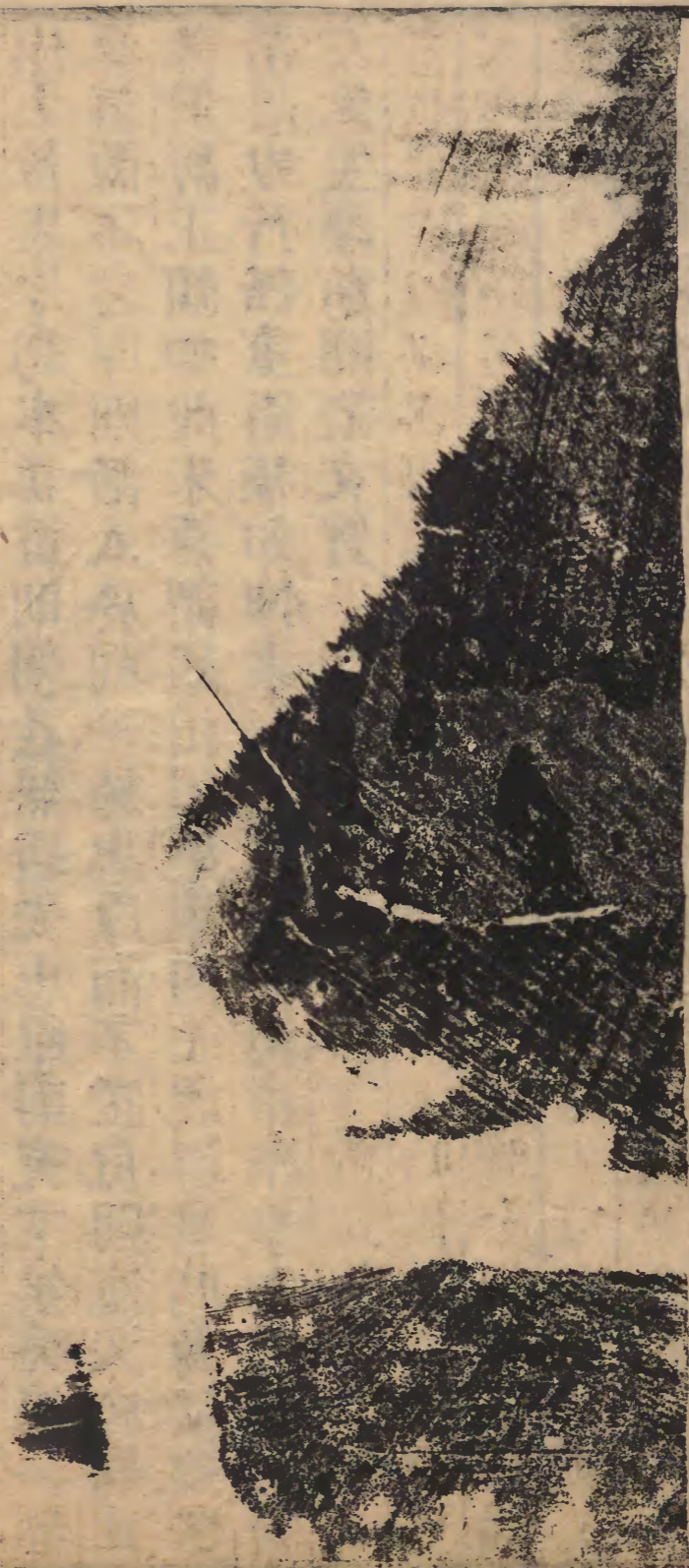
羅豫章先生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軋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顧問之願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是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九
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

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胡德輝先生傳

毛憲

先生名瑄字德輝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嘗受學於龜山問辨語孟諸書究極精微故所記龜山說爲多旣得其傳又介龜山書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親承問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所友皆一時聞人與朱韋齋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先生潤色其書忌之遂以祕書攝他官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試玉堂尋復元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先生與同館張嶠修正趙去位張浚獨相又以所修史命官刪定先生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再入復舉先生與嶠依前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相力主和議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疏極言不可和忤檜意引去所奏大

義侃侃皆先生手筆也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爲一時表正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

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

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按先生自桐廬徙錫其先則自南昌徙桐廬而舊志云其先詳符人高宗南渡徙嚴之桐廬後至無錫定居者謬蓋舊志所載七先生俱係歐陽宜諸晉陵先賢傳此篇則歐陽宜諸採之毘陵正學編而注云自幼居無錫不當稱寓先生建炎三年進士若果南渡徙嚴何得自幼居無錫又按錫山舊志云桐廬人至樗徙居無錫雖徙錫之早晚難決而謂南渡徙嚴然後至錫則滋惑矣且攷龜山先生建炎元年自毘陵召赴維揚行在二年復寓毘陵半載遂還將樂終焉則豈龜山寓毘陵時玉泉尚未徙桐廬乎舊傳又謂少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先生游舛誤明矣今從宋史正之

尤遂初先生傳

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稿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闕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

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罷相表與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表得台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塘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捐之表推行于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

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賸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
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
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
中興雖同光武然寔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
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議袁上議如
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
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工取商高宗寔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
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袁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
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
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袁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
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
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袁言祖宗典故旣耐然後議配

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
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豫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
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袁權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
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袁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
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
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
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
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
之詔可孝宗嘗誦人才袁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
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
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

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袁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袁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旣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

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袁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迺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袁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

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迺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袁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尙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尙特

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闕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尙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袁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

東坡書院志 卷之七 一五
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狗名必責其寔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姦使真偽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表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李小山先生傳

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謫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聞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送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

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忤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而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蔣實齋先生傳

宋史

蔣重珍字良賁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等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書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托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下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

東坡志林卷之七
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亂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子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表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使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賂職

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召為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

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
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
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
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衎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
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
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
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
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
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
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
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虞薇山先生傳

談 縉

有末虞先生錫人也諱薦發字君瑞髫髻時已負穎異資讀書過目成誦致孝於親養生送死情文咸備與弟應酉極友愛且訓迪之以底於成待宗族以嫻睦有被兵掠者爲之經紀其家處約好施不以產業爲意與人交和而不同故舊有過不輕棄之於貴勢未嘗挫也學成德修而不輕爲世用值國步多艱科舉革錫學無師士子罔有攸歸乃強禮先生爲師及事事詔士子曰文靖楊公載道而南居於常十有八年邑之東林精舍卽其講學地非鄉之先師歟自時屯學弛以來其祠亦圯茲將明聖賢之道不復先師之祀可乎於是日與士子推闡經旨考論德業務求實効會於有成重建賢祠中文靖位而配以玉泉小山實齋文簡四先生春秋祀焉鄉飲禮壞矣贊邑長修之秦淮海墓沒於豪矣謀復之士有

田籍官俾給驛傳先生言於師若憲諷律引誼其言懇懇諸使從其請得免者甚衆先生爲師垂十餘稔不受廩祿著錄弟子殆數百人皆因材而成就之以故文風之盛冠諸邑當路貽書先生將致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先生謝不往併辭錫學事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爭遣使賫授興國路儒學教授之敕先生皆力辭不赴自是杜門不出謝絕所交者日以著書講學自娛積文集二十卷號薇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爲薇山先生年七十有八卒於元延祐間後以子志道貴追秩丞務郎同知無錫州事時邑士大夫及羣弟子相與謀曰先生修學政於久廢扶名教於陵夷立師道而成人才功德深且遠矣遂進先生配祀文靖閣年寢多人知仰先生之名而未必知先生之烈若是也乃謀昭揚之俾薇山之烈揭如日星庶幾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於無窮焉

墓誌銘

韓性

薇山先生旣葬十有八年其嗣志道使使至山陰貽性書曰先人力學勵行期見於用維卒不施抱志而沒不肖孤承乏官使蒙恩追秩承務郎常州路同知無錫州事惟是塚木盈把矣而刻石未立懼無以道不孝願爲銘詩刻之冢上以示無止性辭不獲則諾而爲銘公諱薦發字君瑞虞氏遠有世緒居丹陽者尤稱大族六世祖諱申行甫其字爲安定先生門人實生衢州府君諱泚以恩贈中奉大夫再世曰將仕郎諱柄娶於晉陵遂遷晉陵於公爲曾祖祖諱伯夔考諱杲皆耆年隱德爲善士宋德祐中公避地無錫樂其風土遂居焉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試鄉校輒高等賈師憲爲淮東闈擬試甚盛試者多爲卷以幸得公笑曰是罔利

東坡書院志 卷之二
者非耶一卷可矣已而果中前列文聲益著家公鉉翁爲郡守客
之郡齋屢上吏部未幾而科舉革矣公益力于學不倦性純孝事
親葬祭盡禮與弟應西極友愛自爲師生待宗族盡嫻睦之道族
人有被掠於兵者有去從異教者公詢訪得之經理其田宅賴以
不絕與人交和不苟同故舊有過不輕棄喜節義處約而好施人
有急難周之惟恐後歲歉貴糶損其直與人富人稍稍效之平生
口不言錢不以產業爲意視貴勢不以一毫挫也無錫學廢士無
所歸強起公爲師招諸生坐齋中講說義理考論德業士聞風而
至課試無慮數百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公言大帥若憲輒力引
誼其言懇懇諸使素重公從其請得免者且百家鄉飲酒久廢贊
使邑長行之再龜山先生之來南也居於常者十八年公爲祠堂
奠龜山于中而列鄉之先賢于左右歲時祠焉秦淮海之墓在惠

山南爲趙氏業公諭趙歸其地於學爲之封植士論躓之爲鄉校
官十餘年廩祿皆辭不受而校官之所當爲者舉行無遺文風之
盛他邑莫能及聲譽聞于中外當路遺書於公將致公都下而行
其法於他學公謝不往因遂辭學事則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
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公又力辭卽遣使賞教授
興國路儒學教授拜命不赴自是杜門謝所往還號薇山老人以
見志學者稱之爲薇山先生延祐甲寅初行科舉右丞相許公董
試江浙擇試官必當世師表遣使致公公曰科舉興廢吾道所係
今取士本朱文公貢舉私議吾游塲屋時所願行者不意暮年見
之且所避者利祿也今幸無是遂應命試闈經疑問忠恕或引天
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耶乙其處公曉之曰此非
川流山峙之意乎他不對且轉語同列若此者黜公作色曰此程

子之說君非寡陋者豈偶忘之耶吾無書自隨君求程氏書密視之毋令人笑其陋也他試官始媿服公因盡閱餘卷黜而復取者數人監試佟公曰非公幾誤事公之學精而守固於此亦可少見矣素不喜佛老氏學不道禳鬼神異之事暇日惟以詩書自娛每戒其子曰爾旣仕當以職業自見謹勿藉手書尺求知也由是志道累任果有立文集雜著二十卷藏于家素康強少疾童顏蒼髯如未始衰者一日忽晨起正衣冠步入正寢顧諸子曰今日三月十九日也顏色不異雙眸炯然拱手避足而逝嘗試論之士患於無才有才矣患不知學學不足致用猶無學也足以致用而汲汲焉惟用之求不得則若有缺焉者有道之士不是爲也公負穎異之才而加之力學故其成就有過人者卓然以經術行謹爲東南學者所宗足以致用而用之不究從容進退皆適其宜可爲賢矣

安定先生以體用之學教人公其有得於家傳者歟矧其家學久而彌長追榮錫爵人所共羨而公之志不若是止也夫學見於用者徵其用用之不究者尙其志志之難言也久矣公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當益勉者也予故反覆論著而不敢略也遂爲之銘銘曰學成於已以用而彰譬彼導江其波洋洋行南氏虞學于安定位不稱名以鴻厥慶其傳七世是生先生束髮疊疊祖訓是承歧彼修途有捷坐趨珮玉長裾獨行徐徐用之於鄉鄉人是懌行於膠庠衿佩是式論議已慤操履彌堅索其緒餘可知其全采薇於山於焉是息以廡以寧繫學之力學期於成用不期售鬱彼新阡克昌爾後

邵二泉先生傳

明史稿

邵竇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景深許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竇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竇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竇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錢守太監勘處州銀礦竇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

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白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寶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畱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卽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群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顧涇陽先生傳

明史稿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起鳴攻自修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并責大臣言官各務自反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

東本書院志 卷之七
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
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皇上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
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
援而附之爲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不可一我朝建儲家法東宮
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
列聖之上乎不可二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
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
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
雖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不可三皇上以爲權宜云耳
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
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通所由生而姑任之
不可四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
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
之大患乎不可五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
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
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王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
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不可六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
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
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
謝天下不可七自並封命下叩閣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
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
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
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不可八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
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
不亦惜乎不可九伏乞令王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
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祉稷之慶悉
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
京察吏部尙書孫繼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
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
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尙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
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
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
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

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
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
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
應旂遊授以考亭淵源錄遂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
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
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
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
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
時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
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
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一 傳
被論憲成遺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
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
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光
祿丞吳炯上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如御
史兆魁所指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一曰許墅
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夫關旁小河廣不踰五
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由往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訛一也
一曰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豫會
者非里居薦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何爲厚餽其
訛二也一曰講學所至僕從紛紜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
夫薦紳赴會大率携僕二三棹一小舟無擾道途也會饌簡素主
者自辦敢累長吏其訛三也一曰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
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書一章後以次詰難終則童子歌
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安得干郡邑事其訛四也黃正賓
歛人與憲成非有戚故憲成於諸生贊悉卻不納何有染指正賓
之事其訛五也惟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
自悔然臣今日非爲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下遂以講學爲
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
於言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諸凡
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
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
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
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
國迄明亡而後已

行狀

高攀龍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避者輒鬱不樂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年二十一爲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風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

耶日評騰時事居然華亥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旣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糾各得削籍正氣爲一吐及是辛公司計

所是非皆與時俗迕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
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
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齟齬
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先生上言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許
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
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
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許自修
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與自修之賢與
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
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繁
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問恩怨乘至公命下之
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
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竟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
旣疑以宿釁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
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
承望耶卽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又何爲者爲今之計
臣以爲莫若各務自返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
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名侮與郊等當思何以
言出而啟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
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孳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
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爲高者亦慚悔而恍然
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
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
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

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諱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興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卽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爲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詞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

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况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沸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

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尙異今非其時也宜尙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勳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婁江艷然曰渠執

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採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柳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乎卽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吾撲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撲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

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已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尊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疏已見本傳又自爲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尙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爲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

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爲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卽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搖而復安真閣下事矣倘一請不得當至于再至于三又至於十百至於去就可也至

于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爲負非所望於今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郎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顧也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也已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趙先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磋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史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

逮南星遠甚其迂戇惟魯又或過焉若復覲顏在列將來招攬連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于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與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陽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勲司適鄒南皋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畱用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嘗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卽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之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于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訐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本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圓其殼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於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曰顧稽勲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

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任乎推閣下任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

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槿謝廷霖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司官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日上變

矣然中貴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嘆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甲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麓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

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畱之縱曰爲

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
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
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
聽夫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
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
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
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
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
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寔悟必憑此語如服鳩毒無不殺人海內
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
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
於鳩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
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
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於是先生
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
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
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尊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
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
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
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
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
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
訓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爲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
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

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為人處也丁未襲江相再徵先生夢為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寤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修吾先生曰太宰為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窾

窾可以完三賢撤一網遂為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為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倘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為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為侍御時論科道積弊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數歷中外吳浙諸相

無有悅之者四明銜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
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所賴
故於朝於野惓惓爲天下共惜其寶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
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
大受小知二也察衆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
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
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爲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
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岐
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爲之轉移聯合蓋
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
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已
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
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
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
容其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尙亦有利
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
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旣然持議之
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
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
裒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
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
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餽其口顧愾然慕范文
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
之爲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

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賁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髻鬣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子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恕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一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正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

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等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聞心腸省多少聞氣力省多少聞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望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秃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頓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

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之用其源

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
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
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
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
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
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
見事愈卓克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鶩殆幾於無我
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
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
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
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二十又三日以微疾恬
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亾曰伯淳無福天下
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
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尙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
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公嗣與淳等以母朱太安人
命厝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臯鄒先生
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
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
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歟則無涯
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
傳於後世者舍南臯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高景逸先生傳

明史稿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
 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
 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
 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
 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
 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
 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
 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為善
 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為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不可勝慨且
 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望裁隱伏之

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
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
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
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晷等陛下已
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驅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
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
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
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
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
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
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
稍示懲創帝不許鑄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
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啟元年進少
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
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
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
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
李承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
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
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
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
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等
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日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

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是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提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扁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
本濂洛以靜為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為當代大
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講席海內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名更出憲成上亦稱景逸先生
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後崇禎嗣位學者更修復之文震
孟嘗語人曰攀龍事皆合道繼之者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
也時以為篤論

行狀

葉茂才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

而隆萬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闢道南精舍以鼓舞
善類講明正學士蒸蒸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
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
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啟丙寅沒於黨禍今上龍飛
卹典渙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子沉寃得白孤世儒
等將營窀穸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又
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
如余乃勉為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隅
孟永生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
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
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校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
陸氏無出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

屬弟曰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爲靜逸公後存之官光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援移封例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授以果餌必偃僕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長從文學茹澄泉先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爲沈相國龍江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戚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羅止菴與涇陽先生講學於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

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以邃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訃星夜馳歸擗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洎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他無所置念也服闋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集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疊疊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說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雖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

積已吐露於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遂與權江右陳彝仲
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
酌來今或講究典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
丙夜不休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爲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
多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
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媿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
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爲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
論儒釋分岐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
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
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
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

覺當下無邪渾然自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
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齋詔
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皋朱虞對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
如故深更共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
定交而別抵家昕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
錢啟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
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
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
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溪省又云吾沉雅不若涇
凡勇勵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玄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
難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材楊應宿陰有所附
麗拮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

有旨着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有與援止降級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謫所途遇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生主靜之學自歉於道尚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虛過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為涵養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徑庭過汀州陸行宿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手持二程詩見明道先生之言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寔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看作平常在揭揚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自麓羅念菴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存之深然之瀕行復為地方除一大慙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為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剖為己為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為喫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為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於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

存之深然之瀕行復為地方除一大慙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為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剖為己為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為喫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為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於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

營立寢苦枕由一遵古禮雖格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暮服內稱降服子碁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云遺命析產爲七存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爲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攜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歸季思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饜而去存之每謂學者

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爲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干祿爲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寧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嗚

呼存之見地至此真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
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
懇懇欸欸愈深沉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
天啟改元奉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
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霑一命脫
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於是以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覲華主
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
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
少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璫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家
鵝代譁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
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懾服退相戒毋犯旣而廣寧失陷京師帖危
人無固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
公善繼等及慎畿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得旨允行又見
外戚勲貴中官家皆奸細窟宅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
言之大宗伯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
存之持論益鑿鑿不少顧忌諸貴戚大臣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
以中傷之矣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
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轉大
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
大旨謂五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
易矣數年前與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
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
月卽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
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逮林

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毆工部郎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爲敵庶幾搢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僉曰然擬副院名上魏璫大怒傳旨推見在者衆復強存之存之讓饒太宰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踟躕不自安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

事皆得言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爲國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巡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殉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輦轂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榜懸掛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卽今謝操臺註上考一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著吏部從重議處部覆仰承德意褫呈秀職贓

私著撫按會勘的實依律遣戍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乞哀於忠賢忠賢是時如鷲鳥伏匿雖不卽爲解救而與呈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不可爲惟有興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按以約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縣以安民生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身行倡導節用愛人爲主掌憲風規大略可觀然無如羣小之構陷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闈幕恐嚇忠賢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巡撫一事爲一網盡羅之計首擊去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衙門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子遺乙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旨逮楊副院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斃詔獄諸奸恨未已并欲坐存之贓藉吳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遺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存之欣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南皋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兩公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及拆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學者無立錫之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湖上玩易不輟客至斷橋以禦之丙寅春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

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當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諭之曰吾此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啟視兩孫出寢戶閉以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榻枵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啟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耶所最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履無泥擁起竟日無滴水出口停斂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爲神云存之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卽仁言般若卽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卽心卽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擾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
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
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
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
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
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
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
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
默然靜去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
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昏氣亦強除不得真體旣顯妄念自息妄
念旣息昏氣自清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
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
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
靜之學始於慎獨終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
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
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真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
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靜也兩
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其闡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
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
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
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
彼爵我義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作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
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五
器人不知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汚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真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真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著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關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尙有稱述之者真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爲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岐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

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砥俗迴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貧者助賢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爲表揚大利大害力爲興除凶年饑歲力爲賑濟至設爲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會以恤邑中之鰥寡孤獨者尤厚恤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評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閭閻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天天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底柱中流氣象退而願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玉氣象禍患突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氣象嗚呼斯真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赴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見而見也日就月將瞬息存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惕也遲疑於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勲寺罔卿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

臺爲衆賢之領袖時當外計作貪吏之劔鋌則幾於亢矣矧中涓伏負嶠之虎儉邪逞報復之謀履霜堅冰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亢而亢其追隨屈平而含笑以入於水也所稱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虛耳惟是吾黨失一良友海內失一斗山左朝在野失一規矩準繩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三歎息也余無似不能彷彿存之萬一詎能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恃大君子椽筆鴻裁一言表章千載不朽

顧涇凡先生傳

明史稿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簡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姍笑罵詈無所不至世乃有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寰者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
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
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
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
其讜言直陳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
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
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
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
孝言臣爲善二十年曲謹木疆無不如瑞獨崇詭飾虛則不屑爲
其言絕狂誕寰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寰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
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
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
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
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
詔茲旣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一見禮部
尙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
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
卽次輔趙志臯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
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徧之當是時光
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
杰王學會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繼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
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
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

行狀

高攀龍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卽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
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
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
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請歸稟繩
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
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之心先生曰此是爲人根子久
之業日進萬曆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
事不少諱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

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
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
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
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
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
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
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
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
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
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
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
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卽奉侍勤勞以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天下猶爲皇上一已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人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庭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尙與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于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皇上卽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

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饗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之詆瑞吹毛求癥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衰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於諂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並列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旣明人心自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寰何私於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考公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

朝卽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頴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脇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于臺省爲徬溪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于公卽蕩蕩平平出於私卽徬溪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云今日爲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誤撻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撻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間有一二上撻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覩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
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
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躡位爲取
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反
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
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于躡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
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
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
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
乃爲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
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
則洪春不言倘何尙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

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
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
聞叅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詎建言者不啟螫而雷鳴不
嚮晨而雞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旣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
無鄒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
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
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
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
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
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
成風孤寒往往擯于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
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崔從先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諸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于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
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卽復喜曰甚善並爲代
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
將弑父弑君種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
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
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
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
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
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
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
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諸口及
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

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
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
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
之所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衆
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
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
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
歛歛且相勗曰吾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
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于千仞風格吾兄
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
不卽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
予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先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祲餓莩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臙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

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想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尙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爲中行大率孔子所爲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卻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
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尙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
還自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
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
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
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
曰弟今豁然昨多卻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
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
生懊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
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
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
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卽是更不必添入
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
矣而攀龍則追惟曩者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
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
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
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于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
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惺惺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
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卽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
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
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列傳二

錢啟新先生傳

明史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

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頰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禮部尙書于慎行號有夙望於題各省主考再請教於輔臣他可知矣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資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
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
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天臣貌
孔而質虎跡尹而心莽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
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
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
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
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
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
爛於乞墦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
其操切慘刻而勢燄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始息委靡而賢愚共貫
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所當

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
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
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
艷處之褒姒而爲善潛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
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
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亦未
有皇言之如綸如綍乃轉展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匹夫無信不
能自立矧在萬乘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爲陛下危之夫
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
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
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
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
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
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
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
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
斷蠱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宗時所無
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弁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
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
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
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
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

機智不可以圖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
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慙直帝言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
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託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
屢被薦卒不用一本初官江西與王時槐善及罷歸潛心六經濂
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著述滿家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
稱敬新先生坐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
初贈太僕寺少卿

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坳也有寄窩逋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
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爲聖子神孫紹庭首事
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譴逐
者存則不次擢用坳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子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叅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閱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賁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綽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嗛之始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由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饜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逞逞駕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覬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叅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其他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明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蒙譴歸葺毘陵先賢祠卽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尙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尙寶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鵝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

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簇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龜鼃類也取其龜勉亡息之義則有龜記等洙泗之脈以淪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睠顧宗國觸事痲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物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

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行亦預曉臧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神宗之世始而妬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遭遇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鞫治大吏在內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齟齬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跼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醇厚同心僂力可以望太

東坡書院志 卷之八
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筮得利見之交為羣龍先路而今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為不若眾人為夫與公共為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於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某以壬子冬侍公於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即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瑞別號啟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為廬陵令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揚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言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暨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鑰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鑰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

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遣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

葉間適先生傳

明史稿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官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巳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焚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行狀

鄒期相

嗚呼傷哉吾師之亡也而吾邑典型摧殘極矣師之友爲端文顧先生忠憲高先生暨毘陵玄臺薛先生肩弘任鉅終始相成毘陵物借端文忠憲肩之端文物借忠憲肩之忠憲以不辱身殉吾師獨肩之清風正氣皎然孤行於天壤間岱宗峙而羣峯仰溟渤王而百谷趨吾黨倚焉一邑倚焉海內正人君子倚焉無何今上二年春一疾卒矣二孤繼斌光輔謂師列三品例得恩卹光輔爲請

於朝曰臣父茂才苦節一生竭蹶以死願比李得陽例邀恩闕下臣母先臣父七年卒并得合葬臣卽死不恨天子哀憐其意錫之祭葬制下二孤泣捧以告於靈著日而吉將徵文於當世鉅公元老先期手行實暨師母華安人懿行纍纍屬期相爲之狀以期相兄弟受業門生也固辭不獲謹按實而狀之吾師姓葉諱茂才字參之號玄室晚更閒適世稱閒適先生葉之先自無名公由吳江同里遷石幢三世爲樂善公樂善生芮芮生模模生敕封南京吏部郎中蓉溪公聯代有隱德具世德傳蓉溪公配許安人生二子師其長也次茂德號玄宇師生丰骨迥異稍長授讀靡弗倒帙誦封翁奇愛之過庭授一詩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說到於今當初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嘲之也師跪而受教又一日授嚴先生祠堂記反覆解諭美之也師復跪而受教迨甲辰奉使過

七里灘咏過庭曾記說嚴灘此日頽波孰障瀾知師學淵源遠矣師爲文晨起榻管稿完纔脫手曰吾以求放心也未幾補邑諸生尊食廩餼教授來學絡繹於錫山毘陵維陽新安每以卒歲爲期門下士鬱然起爾時仲兄期楨從之游沐浴最深適遘母安人艱哭不起及見封翁掩淚強爲解頤問從館歸必朝夕封翁臥起不離左右戊子尊舉於鄉墨論刊程膾炙人口得報不謁客不設筵不赴衆宴束身靜氣專意計偕己丑聯捷洗盡世俗奔趨態曰吾固守吾貧也於主司無所贊初異之久之服師痛母安人不獲見也封翁會逢花甲千里而不及上壽也曰天乎肯容小臣茂才緩臨軒一對乎玄臺先生曰吾輩必非戀一官者廷試畢亟圖之師唯唯臚傳二甲授刑部甫三月改南工部迎養師初按部於堂翁亦無所贊堂翁異之乃令一日署六篆兵刑錢穀悉令究心師曰

是其試我乃成我也寅而出酉而入政事煩瑣從容應之恬不爲難亦久之服未幾典稅蕪關竣壬辰改南吏部封蓉溪公如其官母贈安人迎養封翁如初封翁曰吾故有戀鄉癖安能拘拘官署爲師爲體其意乞請還里儼居於廛封翁曰吾故有厭城癖安能碌碌塵市爲師爲體其意因不復強甲午遘封翁艱而師痛可知也曰天乎安得有吾親呼而詔告我者乎死而復甦者再嗣後孺慕終身遇忌日一稟古禮時物不薦不忍御也讀禮餘間館穀餉口儼如貧生其在秦彥熙氏期相始獲從之游沐浴名教不減仲兄且盡悉師樵蕪狀師蒞關介然無所犯左右跪請曰關政例有費某字號備某項公費某字號備某項私費師介然如故左右跪請再四師厲聲曰不要說你們卽左右列金剛擡我不動矣關政一清去關可廿里有雙港往設界防漏稅師力創之馴僮無所容

東坡書院志 卷之八
其好迨國賦完端坐放關不取分文放船時惟聞大聲號呼祝頌而去任滿爲立石建祠尸祝至今猶餘額外金疏奏餉邊仍具請往苦旱商旅不通今通而得羨非臣願也矢不敢爲例上嘉悅之白金松布旌其廉比歸惟圖書數卷劇盜且排戶入止見此數卷者搖手戒勿徧爲太息而去嗟乎師之節至今宵人見信乎語具玄臺先生所撰封翁志中戊戌陞本部郎中歷轉南銓始終不徇一毫情面人亦無敢干以私已而請告已亥補禮部郎中仍請如故辛丑補尚寶司司丞丙午陞本寺少卿戊申陞南京大理寺寺丞屢荷國恩請告如初嘗言吾上半生受貧之益下半生受多病之益惟貧故知節儉惟病故知養杜門卻掃不屑屑于貴游干旄至止鮮得接其顏面而亦不輕投片紙隻字壬子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搜剔利弊馬政爲肅從來未有適觸唐御史建議護奸具國

事宜叅公論一疏所爲捏造浮詞者發摘四明崑宣以忠於皇上者也欲箝人之口絕不言四明崑宣而後爲不立門戶不起風波儻然立於四虛之大道一言齒及則爲大貪大惡之小人矣噫何其敢於扶小人而抑君子護奸雄而禍天下若斯之烈也疏上不報已而具早賜褫斥以釋羣疑一疏牟金二御史相繼論職疑職有所主使然者不知職素無依傍門戶之交也昔日論四明崑宣者保無奸人竄入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惜一節以槩生平畢竟借者少而真者多疏上仍不報與過道長書去就語默士人立身之大節是非邪正世道理亂之大機大節者人所自立無待於外求大機者天下共公之事非與天下人共相印證恐一隅之見未合大方又曰盜木占厰之事百十年而一見科場之事三年而再見後來者見破甑可修履虎無恙人人

微倖歲歲生心其弊竇可勝言哉不獨此也發盜木占厥者見在
 臺省其主持有人發科場之弊者強半去位其主持無人有人則
 三尺可以必行無人則上下易以蒙蔽書聞朝野傳誦已而作劾
 囂說官臺諫者自為天子耳目臣他曹出位建白即目之為旁囂
 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何正何旁期於至當而止已又作止囂
 說有患說而止有避咎而止有孤立無援卒遇暴客而退縮以止
 止則止矣非止之善也定水不波太虛無翳蟬噪逾靜鳥鳴更幽
 何囂之有識者遑之目擊年例考選上鄭太宰未議年例兩衙門
 少處也必其人素行未孚昭於人之耳目者乃可以服人心也今
 有人焉議論正直素無顯過而忽遭外轉能令人信乎考選一事
 尤言路大關鍵也得其人則拔茅連茹數世受正人之利不得其
 人則引類呼朋數世受匪人之害甚不可輕於去取也今有人焉

律身廉介政體公平而臺省不與能令人信乎去一真品則真者
 畢懼留一偽品則偽者畢進真者畢懼久亦化而為偽矣偽者畢
 進究且無一真品矣尚何以年例考選為太宰下其議著為令尋
 請告歸癸丑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點朱吟互相酬和期相問易
 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師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
 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等
 行未為善易吾弗取也已而述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
 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
 極也有無俱泯為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岐一則共貫惟
 不言有無是名知性期相為謹受教已而感經筵久曠有還宣侍
 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之句時言者以門戶二字齒及東林
 有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之句戊午值花甲為詠前

途知已窄晚節莫教疎又曰嘉種時溫養微瑕懼放過又曰披沙
須識寶揮劍定降魔幾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情見乎詞矣光廟
登極喜懼交迫堪勒詩史熹廟壬戌起太僕少卿癸亥轉太常寺
卿恭遇先帝覃恩可朝請夕下師見璫勢漸盛拂衣東還甲子陞
南京工部侍郎乃謂其弟玄宇公曰一官非吾願也但南曹冷局
祖父母未邀一命中實怛怛姑且一往已見權璫亂政極矣恨不
及請上方時與同志鰓鰓憂形於色疏請休致拂衣如初日從此
不入春明夢矣所居陋巷門不得容軌室不能布席布衣蔬食淡
淡穆穆升其堂無世俗輝煌扁額止標三世無訟四字以戒子姪
薄田百畝聊供饘粥晏如也三案事發辨論不已師跋忠憲先生
三案書後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明特達之士反眩瞽而
不能自決必待日久而後論定者何也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
係累雖智必愚其勢然也神廟晚年有張差入宮之事升遐後有
稱遺詔立貴妃之事光廟不豫有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之事及光
廟晏駕今上登極之前有傳顧命立選侍爲妃之事張差一案劉
廷元以爲風癩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案陸大受等以爲別有主
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置極刑而內
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案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
恙也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
言而可灼遣戍文昇尙漏網也立后立妃之案禮臣孫如游執奏
于前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於後皆侃侃直言與王
陵汲黯爭烈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顧望者則從哲與諸大臣也
此三案者或見於聖諭或見於章奏在朝在野無一人不耳而目
之者而安所容其諱哉秉史筆者只據事直書之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哉當日滿廷幾成聚訟不若吾師片言足千古也矯旨拆毀東林過廢院有感詩曰世法遞興還遞滅乾坤不毀只吾心又曰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卽成愆迨忠憲先生以不辱身殉而官旂至欲洗其家師旣呼天乎胡至此極也又重懼破巢之取卵也匍匐毘陵澄江得道府力護而師乃稍釋也曰吾身名遑恤令罪不及其孥足矣跋忠憲先生遺表屈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非屈平之所望也太息伊人悲歌當哭龜山道脈今誰續痛哭同心淚眼枯至狀忠憲先生萬語千言言言肝膈非師能道隻字乎今上登極日月重新諸奸竄伏追念耆碩正需大用而吾師何以摧折也哲人云亡典刑頓失太山頽而梁木壞寧第期相區區之痛也哉嘗自題小像人生宇宙間第以形論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豫置生壙有云人生看破無壽夭彭錢殤子同歸老又曰方寸虛明淨如掃胸中一點無煩惱偶哭一同志曰人生有正氣有客氣客氣今安在哉惟有正氣浩然於天地間嗚呼足以占師生平矣哭師者曰薦賢公牘公所倡也公死疇爲齒牙我而噓拂我者同善廣濟公所亟也公死疇爲衣被我而骨肉我者誦師者曰昂昂若千里駒同君子羣而高立其幟冥冥若天外羽遠小人射而不撓其鋒則又有誦之者曰辨三案於簡端鑿鑿董狐直筆疏兩義於當事琅琅山甫名篇吾兄期楨贊之曰萬金一麾矢志已定歷四十年冰清玉瑩履幾踐斗蕭然寒峻二泉讓列九龍讓峻同志傳述均以爲確論跡師居恒定志於恬澹得力於學問交修互砥於三益端文忠憲玄臺三先生其表表者他如啟新先生偕名孝廉許靜餘先生均白首一日師不徇

友友不徇師每握手輒辨折爭論如上殿狀未幾不失和氣又未幾爭執如初徹宵旦不休無欲而剛道氣可寶恥不與黨似皇甫規私慟人亡似郭林宗而絕跡梁碭似申屠蟠至端容整襟危坐終日似明道又似晦翁期相不敏無能領略萬分一追念音容愴恍係之矣所著有八貞女傳旁囂錄三案書後葉氏宗譜見聞摘錄興至吟皆關係世道人心藏於家二孤將奉旨大葬吾師議別營宅兆而以師有自營生壙不忍離兩大人左右師素志也二孤不敢違先志遂葬師於封翁之昭而安人合焉

陳筠塘先生傳

明史稿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丘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比給飢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

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
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俱倍
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
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
已稍遷刑部主事中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
學具奏逮置之法嘉興人袁黃與此創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
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毀以員外
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郎中遷湖州知府甫至卽撲殺
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於郡中幼學將治敏
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發檄愈亟幼
學立杖殺之敏獄詞連故尚書潘季馴子廷圭竄入都遇人輒罵
幼學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遂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
陞畏禍斂跡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郡中謠曰公
來如砲施敏薤窖公去如雷楊陞飛灰幼學疾惡嚴其於細民務
安全之諸孝子節婦善人無所不旌揚一郡大治霑雨連月禾盡
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飢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
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事郡事
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
母卒不復出天啟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
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竝祠祀之

薛以身先生傳

明史稿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冕嘗劾之令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冕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瞿薛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案以崇九列塞

東本書院志 卷之八
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
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
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
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
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
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
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
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畱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
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
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
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
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禔身嚴苦垢衣
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爲非憚不
敢發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謹
學卒贈尚寶司丞

墓誌銘

高攀龍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
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
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
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
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於家不
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
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

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
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
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
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
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
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斂用衰經
醜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
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
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
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
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
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

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
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叅之
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
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
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
創一警百讐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
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
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几先
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
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
寰醜詆尙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叅駁
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思抗論巖嵩一疏有靦面已大抵

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頽頽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卽二三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憲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並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陞各具疏謂

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尙書孫寵甥本部司官呂亂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爲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褵自家閨闈檢柙祇賢落魄爾曰腳

跟站定畧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
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
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
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
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
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
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
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
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
已嘗見一人毀葉叅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
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

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
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
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裨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
於白首鄉里謫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
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
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紐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
無貴無賤無榮無朽頌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
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
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凜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
渾乎同群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
夫固不敢謂其卽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猶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清也和也猗歟斯人蕩滌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劉本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皐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席輿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皐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皐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

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為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之曲謹真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畱者皆自免去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遼瀋既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為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

者欲推為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為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為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眾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為事又與錢一本為同善會表節義卹鰥寡行義重於時

按萬曆乙巳先生抗疏論四明相庇其私人錢夢臯遂除籍歸會顧涇陽先生倡復東林書院先生實捐貲築講舍與同志討論濂洛之源精求性命之奧既而涇陽遂屬志于先生甲寅先生志成景逸先生為之序其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復大闢一時明善同人之旨厥功偉矣東林自壬子癸丑而後鋒鏑紛起先生顧謂此吾輩一大鑪鑊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贗者不成其贗東林不成其東林蓋先生居嘗以子路自任故衛道甚力先生沒而高景逸先生為文以祭之有云兄氣剛鏡兄資明睿起我柔靡開我愚蔽小大之務每就兄正面不自見以兄為鏡兄不我拒無語不吐兄可余否亦不為

許獻謹識
 許獻謹識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
 人之心不為儉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
 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伎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
 伎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為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已者會
 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

墓誌銘

高攀龍

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
 伸正紂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朦上而箝下彰善
 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
 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臯者夢臯為人臣無暇毛舉
 癥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
 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
 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
 野駭聽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
 也甚堪慮也夫使夢臯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恣起
 風波動駕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
 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正府無私人
 則奸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

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
年來比昵儉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臯而
故暱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
假公以濫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
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
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
危之窾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
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庭杖公議不可息
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
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
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
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摺撫

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
船南濟公上疏極論國縉誤國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
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
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
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
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
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
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
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
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
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
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

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臬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矻矻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爲開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間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

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龍蟠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壁山環水迴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托兮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虓奸雄魄

張弦所先生傳

高 崧

先生姓張氏初名大受改名夢時字伯可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
 參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為文超軼不群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
 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慊親心此
 其立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
 姚潛坤作字說以贈之益自勵繼入太學萬曆癸卯舉于鄉甲辰
 下第歸適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創起東林書院左右翼以精舍
 約六人為築先生首任其一解橐授工與諸公切偲砥礪其中以
 參訂道德性命之奧兼精書法暇則游戲筆硯日揮數幅為樂真
 草隨意天啟壬子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為治大得民心劇盜葉郎
 生餘黨殺長興令石有恒將犯安吉先生率士一戰而寇大敗民
 苦解絹請上憲易為官輸民便甚羣立生祠以報德歷遷常德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同知山東鹽運使運同寬商恤灶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先生竭
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老歸家居
講道東林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每兒孫造膝必與評文
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參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案頭惟存
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尚友臨卒客有以死生
之故及曾孟莊周異同問者徐答曰爽然死之故從而玩之所
以爲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與其
玩也寧慎客曰先生真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
臘月三十日臆月三十日是先因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
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自返庶幾
書訖湛然坐逝

許靜餘先生傳

嚴 毅

許世卿字伯勳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
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爲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曆乙
酉舉於鄉放榜口淡然自若偕同志葉茂才清談竟日人莫知其
旣捷也衣食居室不渝其初揭安貧戒五日詭收田糧干謁官府
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日無故拜客輕赴酒席
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
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當
麗法持世卿急時適鬻一婢爲輸罰緩卒不爲緩頰所居敝巷守
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世卿修郡志世
卿口公端人也欣然一出平生交游絕寡惟與顧憲成高攀龍薛
敷政葉茂才輩以道義名節相觀摩每自東林歸勅其子曰人何

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久無慚妻
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
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每於隙地手菘菜甲曰不如是
何能無求於人襟懷洒落喜飲酒偕同志吟咏日夕不倦見俗客
如目不容刺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所著有中
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爲詩一切欣惋悲愉之感悉
於詩乎發之詩成抱膝長吟輒復瞑坐自謂調燮之妙疾革謂其
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
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儵然而逝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潤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新之南直宜與人父葬敘爲諸生時偕無錫
顧端文入郡守龍崗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
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
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疑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携至涇上親自課
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餼越十載領萬曆庚子應天鄉試甲
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學脈其爲學以澹泊
爲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
之選冀州學正曆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
會魏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檄諛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
謝曰吾若列名於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璫敗諸署名
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

五彪諸獄悉屬攻案爲之引繩披根無所在撓其案呈凡數千言
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改敕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論平允
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敷惠政韶人畏愛交至俄罹
謗賴廷議得白當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恒孝友廉讓事大父母
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爲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於家
其書法最有名

史玉池先生傳

明史稿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
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
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
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
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
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
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親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
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
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臯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
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
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

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尙書孫鑰考功郎中越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觀梃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少卿卒

鄒南臯先生傳

明史稿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卽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言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篙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

固未成矣弼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豕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暴死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

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萬曆中由張居正所引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

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

各懷偏見偏生逃逃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維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

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儻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

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趨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儉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尙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

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
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
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
同去乃得溫旨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
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
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
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馮少墟先生傳

明史稿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
中城闈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
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
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
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
人妖叠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教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
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
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
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
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
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潔已惠商奸宄歛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尙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啟二年擢左僉都御史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

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尙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摺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

孫淇澳先生傳

明史稿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荅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涓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嫫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鈞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

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尙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迫羣議無策復留乃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鈺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誌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尙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啟元年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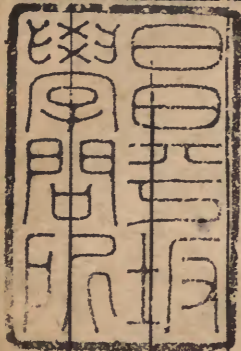
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聞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劔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歟許世子以死愛父尙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儻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謚皇祖爲

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亾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監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讐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

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臆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忌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尙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群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下也末復力言克纘之謬章並下延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
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爲大
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
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温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
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
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
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
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
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
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行觸
然不淄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尙書王永光力排
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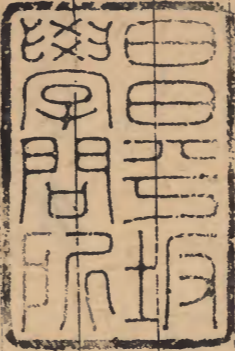
紆名上帝卽召之慎行已得疾既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
保謚文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三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終

文化己巳

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

